

重訪英倫

費孝通

費孝通著

重訪英倫

大公報叢書之二

重訪英倫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費 孝 通

發 行 者
大 公 報 館

上海南京路二二三號

印 刷 者
大 公 報 館 承 印 課

上海民國路二六二號

定 價
法 幣
元

目 錄

行前瞻望·····	一
途中·····	一〇
拉斯基教授敗訴·····	一八
英雄和特權·····	二九
煤荒·····	三八
爲了下一代·····	四七
悼愛玲·魏金生·····	五七
訪堪村話農業·····	六四
不愁疾病·····	七三
從「初訪美國」到「重訪英倫」·····	八一

行前囑望

這是痛苦的，癱瘓了的軀體裏活著個驕傲的靈魂。這痛苦也許曾降到過每個臨終易簣時的心頭，祇是僵化了的舌尖，擋住了這心情的洩漏。一個國家的彌留却不是這樣容易解脫。呻吟裏有字句，掙扎裏有節奏。當我讀到邱吉爾先生富譎頓的演詞，怎能不發生無限的遲暮之感。

我是愛英國的。兩年的英倫寄居，結下了這私心的關切。在戰雲還沒有密蓋到這島國的上空時，徘徊在漢姆斯坦高地的樹林裏，野草如茵，落葉飄過肩頭，輕風裏送來隔岡的孩子們的笑聲，有的是寧靜。一個成熟了的文化給人的決不是慌張和熱情，而是蕭疏和體貼。我愛這種初秋的风光，樹上掛着果子，地上敷着秋收。可是英國的成熟却令人感到太倉促了一些，使人想起古羅馬的晚景，在蔚藍的地中海上，竟成了一座蜃樓。爲了我對英倫有這一點私衷，未免起這憂心，尤其是當我接到新近那邊的來信，描寫着劫後的倫敦，繁華中的廢墟，這樣的不敢令人相信？歷史太無情，豈是真的又要重演一次帝國的興亡軌蹟？

煤，鐵，水築成的帝國

國人有他們是以自驕的過去，羅馬帝國除了壽命之外，有那一點可以和大英帝國相比呢？

第當世界一次大戰發生的時候，大英帝國擁有一千二百萬方里的領土，滿佈全球，四萬二千五百萬的人口，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羅馬帝國在領土上祇有它的五分之一，在人口上祇有它的四分之一。永遠沒有落日的帝國在文化，經濟，武力上支配着整個世界。這雄飛宇內的帝國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蹟，他發蹟得這樣的迅速！三百年裏長成的帝國竟如是壯健，跋扈！三百年前的大西洋，這滋養培植大英帝國的波浪，是西班牙巨艦縱橫出沒之區。漁人，海盜，亡命者蟻集的島國，靠了海峽的天險，才能苟延殘喘於強鄰的姑息之下。他們怎敢仰首伸眉，問鼎歐陸？可是歷史却挑中了這三島，這海岸線最長，煤藏最富的三島竟成了一個新世紀的搖籃。

「我們的帝國是無意中產生的。」英國人喜歡說這句話。至少在早年這是不錯的。帝國的母親，童貞女皇伊利沙白沒有敢做過誕生這貴子的美夢。她猶豫再三，不敢拒絕西班牙菲利普的求婚；拒絕？那將是英國的災難；不拒絕，那將是英國的屈辱。非利浦的缺乏耐心解救了她，難題，一五八八年七月，歷史轉捩的日期，西班牙無敵艦隊的一三二艘艘巨艦迫近了英國的海岸。這是一個謎，神風還是戰士，擊潰了這似乎是致命的打擊？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西班牙白白的送出了一個永遠收不回的禮物給這位帝國的母親。海上霸權從此轉移到英國手裏，直到威爾斯親王號在星加坡海外沈沒為止，三百五十年的帝國歷史！

我願意相信這三個半世紀的帝國繁榮，並不是出於那一個人的預計。誰能預先佈置下這兩個前後媲美的女島，一個統治了四十五年，一個統治了六十四年？伊利沙白，維多利亞，兩個名字

加起來豈不就等於大英帝國？當然，一個神秘主義的歷史家可以對這些巧合附會着陰陽盛衰的道理，一個靠着水德的帝國缺不了女性的君主，但是，帝國的基礎其實却在比較上極平凡的配合上；煤，鐵和水。伊利沙白在無意中得到了水上霸權，維多利亞也在無意中得到了利用煤鐵的工業霸權。

維多利亞剛慶祝過她十八歲的生日，很疲乏地一覺醒來，皇位正在輕輕的打她的房門。她披著綢緞的睡衣接受了帝國的寶座，這是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日清朝五點鐘。這時候，科學已經把實用的技術帶到了人間；瓦特的汽機（一七七〇），倭克瑞脫的紡經（一七七一），卡脫瑞脫的布機（一七八五），富爾頓的汽船（一八〇七），斯蒂文生的火車（一八一四），都已經替工業革命預備下一切必需的條件。維多利亞女皇坐上皇位時英國十二里的多靈頓到斯多克頓的鐵路已經通車。在她二十一歲生日的時候，電報也發明了。她無意地接收了科學的禮物。這禮物也出於她意料的帶給了她一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

科學的技術在鐵和煤豐富的地區結成了工業，工業需要原料和市場。水上的運輸是最便宜的，海外的原料從各處輸入，這十九世紀的工業中心，工廠裏製造出來的貨物，又從水上運到了世界各地。貿易是帝國的主要活動，國旗跟着商業插上了羊毛產物的澳洲，棉花產物的印度，黃金產物的非洲海岸，水上霸權這時不祇是帝國的光榮而是帝國的財源了。誰能說英國不是在無意中產生了帝國？他們有意的是商業，無意的是帝國，可是從此帝國和商業又就分不了手。

帝國擋住了前程

十九世紀的中頁，英國的商船已經在軍艦保護之下，駛入了世界每一個港口，在事實上帝國已經成熟，儘管有小英國主義的格蘭斯東拒絕收生，還是延遲不了它的誕辰。一八七六年春天，狄斯累利爲英國購得蘇彝士運河的翌年，又把印度女皇的冠冕加上了維多利亞的頭上。似乎是無法退讓地走上了這運命已注定的路子。狄斯累利怎麼不明白他給英國一個重大的擔負，他又怎麼不明白格蘭斯東在耳邊響亮的聲音：「這樣的帝國是必然會瓦解的。」他不能不向巴力門裏爲他歡呼的人說，「你們有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勢力，也有了一個新的，也不可預知的目標，和危險要你們應付……英國的女皇已成了東方最強的主權了。」歡呼的聲音掩蓋了危險兩個字，英國多少青年的生命從此將淹沒在這兩個字裏。七十年後，這危險却暴露了，而且竟是一個全人類要共同應付的危機。

格蘭斯東所預言和狄斯累利所暗示的危機是什麼呢？他們知道大英帝國的基礎並不是健全的。煤、鐵和技術並不能由英國獨佔，工業會在世界各地發生，會超過工業的老家；而且英國工業的原料和市場却又還在海外。生產原料和購買英貨的人民大多並不昷英國人，要保證原料的獲得，和市場的穩定，英國必須永遠維持他的霸權，不但在海上不能有敵人，而且在海外要有武力去保護沒有別人敢於爭奪的原料和市場。換一句話說，大英帝國必須有殖民地的維持，赫斯克遜早

就說了：「英國是不能小的，她必需維持這樣子，不然就沒有它了。」

危險就在這裏；維多利亞時代的膨脹是值得驕傲的，但是這却把英國置上了沒有退路的絕地。它能永遠佔住水上的霸權，保持住殖民地，光榮是她的，不然，她就完了。這是每一個帝國的首相所不能或忘的格言。狄斯累利創造了這問題，麻煩了接着他當政的每一個首相。而且這問題也愈來愈嚴重，因為英國沒有獨佔煤鐵和技術的可能。科學沒有國界；它抵觸着英國的願望，在世界各地興起了工業。每一個工業國家的興起，都成了大英帝國的威脅。這威脅造下了帝國維護者的備戰心理。邱吉爾在一九二四年就明白的說：「人類的故事是戰爭。除了簡短的，朝不保暮的插曲，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和平；在歷史開始以來，屠殺性的爭鬥是普遍的，而且是不會完的。」

在這種無可退守的境地作戰，英國自從獲得霸權以來，從來不能容忍一個可能超過它的強權出現，當法國要抬頭時，它立刻去扶持德國，當德國要抬頭時立刻又去扶持法國。這種外交中使歐洲永遠處於分裂和萎弱的境地，英國的霸權才能確保不替。一直到一九三九年，這種基本的權力平衡還沒有改變。可是以分裂，破壞，壓制，殘殺，戰爭來應付大英帝國的危險是消極性的，而且我們可以說是逆流的，是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相抵觸的。人類並不能以維多利亞宮廷的光輝爲止境，這並不是文明的極點，億萬細民還在窮困，恐怖中喘息，人類還得使每一個人都能享受維多利亞宮廷裏的華貴和風雅。這却不是大英帝國所能許諾的世界。我們不能不承認英國在人類文

化中的偉大貢獻，科學，技術，民主，風度，那一件不成爲十九世紀以來人民的模範；但是，他若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前排，不能容忍別人爭先，他也成爲文明的絆腳石了。我自然不是說英國人心胸這樣狹小，英國人從別個說是最能尊重別人，容忍別人的，可是他們爲了帝國地位的安全，却又是「無意」地着着走上和他們風格不合的方向。每一個認真的英國人都避免不了這內心的矛盾，正如我一位很親密的英國朋友所說：「誰喜歡在印度這樣搞下去？可是我們怎樣脫手呢？」

另一新世紀在等待你

翻出這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重念一遍，我儘管愛英國，也不能饒赦英國。英國人眼中似乎祇有帝國的安全而忘了還有人類的和平，握有盟主地位的國家把人類和平放到了帝國安全的下面，戰爭是決難避免的。英國在歐洲以德制法，以法制德的結果，發生了這兩次差一點毀滅了人類文化的惡戰。英國在兩次戰爭中得到些什麼呢？戰爭並不能解決帝國的基本矛盾，祇加深了格蘭斯東所預言的危機，在殖民地基礎上的帝國是總會瓦解的。

第一次大戰結束，大英帝國並沒擊潰威脅它的新興工業勢力，相反的却促成了東西兩個新興工業國家，美國和蘇聯。美國的不景氣和蘇聯的被凍結，固然暫時緩和了當時的嚴重衝突，但是，第二次大戰中，這兩個工業國家的潛力却表現得使英國戰慄了。何況，戰術的發達，水上霸權並不足以保衛島國本部工業的安全了。空中降下的破壞使海峽的天險失其效用。英國在第二次大

戰中工業設備的破壞是致命的。他是以世界工業中心的地位起家的，現在這帝國最主要的本錢却喪失了。工業的基礎已經由煤和鐵轉變到了汽油，和化學品，武力的基礎已從水陸平面轉到了立體的空間。這轉變使大英帝國的基礎翻了身。科學和工業造成了大英帝國；也是科學和工業使大英帝國式微和沒落。

人是會被過去的光榮所迷惑的。承認醜惡的現實需要勇氣，而這勇氣却不是被過去光榮所迷惑的人所容易得到的。過去的半年裏我在等待英國人民的覺悟，可是傳來的消息却常常相反。帝國的安全，現狀的維持還是他們不易的政治課題，而且，題解的方程式却還是那傳統的分裂，牽制，壓迫和戰爭，這方程式已使人類瀕於危境，繼續使用下去，除了毀滅還會有什麼呢？

若是英國還是在舊公式裏看世界，他怎能不覺得前門送狼，後門迎虎呢？隔著大西洋的美國，工業的膨脹已完全壓倒了英國，而且超越的距離又這樣遠，英國實在已望塵莫及。所幸的是，英美之間還有血濃於水的傳統；美國的勢力也還沒有伸入帝國心臟的地中海和印度洋。兩國正面衝突在短期內不易發生。但是經濟上的矛盾雖則潛在却並不輕淺，這次美國對英國的借款中已充分表示了這矛盾在作祟。

大英帝國直接的威脅來自另一新興的工業國家。這國家不但毗鄰於地中海的生命線，而且具有煽動殖民地反抗的魔力，那就是蘇聯。今後工業和武力的血液是汽油，大英帝國的油庫却在中東，正處在蘇聯的門口。蘇聯在另一種經濟制度中工業發展的速率是驚人的，在十年之後，沒有

人可以預料他的生產力會達到什麼程度，而且，他發展工業的原料，靠了他廣闊的領域，竟可以大部分自足自給。這個新興的工業國家若容他發展，無疑的將是大英帝國無法收拾的競爭者，也可能是帝國瓦解的執行者。若是要維持「英國是不能小的」話，這個帝國心臟裏的刺自得及早拔除。邱吉爾的使命就在這裏。

邱吉爾和他的承繼者做着一件勞而無功的苦差。拔除了法國，產生了更強的德國，拔除了德國產生了可能更強的蘇聯。即使拔除了蘇聯，誰知道不會又產生了一個比蘇聯更強的國家呢？這不是辦法。英國並沒有做戰爭製造者的必要，祇要他在另一邏輯裏打算他們的前途。

我是愛英國的，我也相信英國人民有着他們卓拔的才能，我永遠在盼望他們的才能不必在戰爭裏求表現，而在人類共同的幸福上謀發展。同時，我不但希望而且相信，這轉變方向的時機已經成熟，祇要英國人有自信，他們的光榮不必建立在武力上。

英國所需要的是原料和市場的穩定，英國的生命線不是在那一個交通線，而是在能自由運輸的商業。商業本是買者和賣者雙方有利的事。有無的交換，本是應該以和平為前提，同時也是和平的保證。英國不幸在早年的貿易上發生了殖民地制度，結果把商業和武力混在一起，一若沒有殖民地的支配權就會不能和其他工業國家相競爭。這在目前，也許是事實，可是這事實的發生却是在英國用特權來保障了工商業使工商業不必在技術的改進上求穩定，於是結果反而阻礙了技術的發展，沒有特權就會喪失市場，造下了飲鴆止渴的悲慘局面。特權是會使人中毒的，要得到新

生。毒素必須取消。

在這個時候放棄特權，可能是艱苦的，尤其是他們的工業方經戰爭的破壞。但是這特權又怎能和平的維持得下去呢？若是妄想從另一次戰爭中去求出路，那時。即使再度勝利，處境必然比目前更為困難。英國人民必須下決心了，就在這個時候放棄特權。

英國若是放棄了以武力來維持的貿易特權，他們必然是主張國際和平的重要力量。他們島國的環境規定了他們得在製造業中求經濟的繁榮；他們因之必須從國際組織中謀原料的公平分配，以國際力量求貿易的自由，所以成了國際組織的熱忱維護者。他們也因之可以成了另一新世紀的柱石。英國的光榮不在地圖上而是在歷史上。他們既已領導人類進入過一個新世紀，為什麼要輕易放棄另一個新世紀裏的主角地位呢？

英國人民是有遠見的，即使迷惑一時，必能及時看到他們新的使命。我爲了私情的依戀，更使我不能不這樣寄託我的希望。帝國的結束不是英國的屈辱，而是英國光榮的再造。英國的雄心不要再在已癱瘓了的軀體中去磨折那驕傲的靈魂罷！解脫了這陳舊的軀體，還有個晴朗的天地任你翱翔。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時代評論）

途中

歐太太的煩躁

「護照，護照，海關，海關——」歐老太太遏制不住她煩躁的心情，帶着咒詛的口吻，把她疲乏的身體斜倒在機場休息室裏的沙發上。穿着便服的一個海關職員並沒有注意到她不耐煩的表情，（叫他怎麼會注意得到呢，除了這種面貌他在這裏會見到些什麼其他的表情？）機械的遞給她一張油印的通知。用法國口音的英文，說着他一天不知道要說過多少遍的慣語：「趕快去報告你帶了多少外國貨幣。」歐老太太失去了原有的禮貌，把這通知，當着那位職員的面，向手邊的小桌上用勁一拋。「上帝，我受不了這些了。」那位職員一點也不見怪，不怒，不笑，移轉到另一個客旅的面前。

我自然很同情歐老太太。我們是半夜兩點鐘在開羅的旅館裏被吵醒的。爲了護照，海關，一直到天亮才起飛。旅客們已經不高興，若是五點鐘飛，爲什麼要剝奪我們兩個多鐘頭的好夢？（睡覺在長距離空程旅行中真是分外甜香。）到了馬賽，太陽還沒有下山，多少對法國懷着幻想的人，很想在這南歐的晚秋有個閒散的黃昏，甚至像電影裏一般逢些奇遇。尤其是那些在熱帶的沙地和

森林裏告假還鄉的兵士們，帶着一說起法國就會吃吃嘻笑的渴望，被護照和海關耽擱在休息室裏，確是件很爲難人的無聊事。夜幕在海面上下降，這恬靜的晚景對這些不耐煩的旅客是無關的。到旅館吃完夜飯，已經八點。歐老太太特別放大了嗓子和伙計說：「對不起，沒有小帳，你們政府不給我換錢。」這一晚她連酒都沒有喝，氣憤憤的闔房了。十多小時的飛行，五小時以上的耽擱在海關上，怎能使她對馬賽有一絲好感呢？

馬賽是我們在路上第四個歇夜處，也是最後一個。疲乏和煩躁已經超過了一個普通旅客可以忍耐的極限。退老回家的香港警察局長，那位富於幽默的老先生，偷偷的問我：「你還有勇氣從空中飛回去麼？」我搖了搖頭，等一等接着說：「若是孩子們等我過聖誕節的話，沒有勇氣的人，也會上機的。不是嗎？明天你到家了，聖誕節還有好幾天哩！」他笑了。他看了歐老太太一眼，「假若你覺得路上太寂寞的話，回去時坐在這位太太旁邊就是了。二月初，你準會在這原機上聽她說再也不坐飛機的話。」

不錯的。人是無法拒絕這種新的工具，不論這新的工具帶給人的是煩躁還是滿足。

是時代所帶來的

世界上那一個角裏找不到歐太太的煩躁？

沒有人想和歐太太作對。這點我很願意保證。歐太太有事要早一點從遠東到西歐，兩個月裏

打個來回，幾十年前是個幻想，現在已是事實。再急一些，一星期來回也做得到。看了試驗火箭的新聞片後，誰也不敢說，不久廣寒宮的攝影不會列入旅行社的窗飾裏招攬遊客。自從原子能被利用了來作武器，沒有人可以對於這「無窮可能」的人類文化再作會停留在某種階段上的預言了。不是上天，就是入地。繁榮和毀滅之外似乎已沒有其他選擇。就難易說，入地有捷徑，上天却無便道。我曾聽過B. B. C. 念John Hersey 所著的「廣島紀實」。入地的捷徑在這裏描寫得清清楚楚。一個城市怎樣在剎那之間化為灰燼。可是一說到上天，這歷程的艱難，已使每一個魂靈在戰慄。歐太太的煩躁不過是微之又微的一端而已。

我很想安慰歐太太，所以曾這樣說：「我們是坐了飛機在爲海運所組成的機構裏穿行，怎能不發生無謂的磨擦。」歐太太是有禮貌的，很輕快的能用微笑來原諒我因語言的困難所說出她所不太能瞭解的話。她的微笑每每使我不很舒服，我感覺到人和人間個別習慣所樹下的障礙，也許就是這類障礙在阻擋着人類的上天之門。

「歐太太，你是什麼時候去香港的？」我補充的問她。

「二十多年了，那時我是最喜歡旅行的，我會回國過好幾次，——」她有一點感傷。我知道她丈夫是死在日本集中營裏的，舊事重提，徒然使她眼睛潮潤，所以趕快打岔：「那時護照，海關不會這樣麻煩人罷。」

回憶使她詫異，護照，海關，似乎在戰後才引起她的厭惡。「不，不這樣麻煩。坐了幾天船

，船靠了岸，到了一個新碼頭。停上一兩天，一路玩玩，買些土產，海關上的人也客氣得多，好像一下就弄好了。我們不帶東西上岸，海關上祇看看護照，打一個橡皮章子。至少我不太覺得這是件令人厭惡的無聊事。」她沈默了，也許她感覺到人事已非，心情難復。或是她又想到了上一天和我所說的：戰爭是疾病，病後的世界，人心已經和以往不同。可是她至少已同意，護照，海關，這一套入境手續是由來已久，但是從來沒有像這次旅行一般引起過她如是的不耐。這套手續的麻煩似乎並不是在它的本身，除了新添的那些關於兌款的節目，重要的關鍵是在飛機。飛機速率使旅程所需的時間縮短了。海運時代一星期才穿過一道國境，現在一天可以穿過好幾道。以前偶然遇着的不討人喜歡的面孔，現在一天要碰上好幾次。以前可以用時間來沖淡的煩躁，現在却被飛機的速度所累積了。以前受得了，或是可以耐得住的，現在却成了不易承受的了。以前隱藏的，現在顯著了。時代在前進。

「歐太太，你覺得入境手續是多餘的麼？」

她想了一想：「也不能這樣說，除非沒有國界。」

「你以為這是可能麼？」

「我沒有想過。」

「那麼，旅行的麻煩是注定的了。」

歐老太太是現實的，並沒有幻想過遙遠的可能性。遙遠，在她不會這樣覺得的，但是飛機的